品

味

玉

烟雨龙虎山

朱干金



早春的细雨悄无声息地洒落在泸溪河上,河面和沿岸的山间升起淡淡的云烟。刚有些许返绿的座座山体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,竹筏缓缓掠过,像是驶入了一幅绝美的水墨江南画卷。

这观感和我三十年前的夏天第一次 到访龙虎山完全不一样。那年我刚收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,踌躇满志,特意买了一 双登山鞋,准备到龙虎山酣畅淋漓地登一 回高峰。可是到达后,满眼都是大石头般 的山包,圆滚滚地散落在泸溪河沿岸,全 无壁立千仞的气势。

那时我还没见识过什么山,以为山都 应该像语文课本里写的那样高耸人云,让 人心生畏惧又有征服的欲望。这龙虎山 的外形离我的期望实在有点远。正值酷 暑季节,泸溪河上骄阳似火,坐在竹筏上 都不停地滴汗。汗滴在水中而不是险峻 的山道上,这让我难免意外而失望。

第二次到龙虎山是十年前的晚秋,气候宜人,感受也更深刻。我陪客人走在象鼻山的栈道上,见长长的"象鼻子"深深扎人泥土,惊叹龙虎山中也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微凉的风吹动金黄的树叶沙沙响,我不停地向外省朋友介绍龙虎山的奇山秀水与地质学价值。在程序化的讲解和巡礼似的参观后,宾主两欢,各自散去。遗憾的是,这次我的大部分心思都在招呼客人,虽然现学现卖一些有关龙虎山的知识后,对龙虎山有了更多理性的认同,却

没时间静下心来慢慢体会。

今年,我第三次来到龙虎山,赶上了 淅淅沥沥的春雨。雨雾浸润过山,浸润过 河,也将一种舒缓、静谧、悠远和神秘的气 息刻入记忆。

位于江西鹰潭的龙虎山,有着典型的 丹霞地貌。一条明净的泸溪河,玉带般串 起沿岸的山峰。天气乍暖还寒,又不是周 末,泸溪河上只有两只竹筏轻轻漂浮,艄 公的竹篙不紧不慢地探向水中,在鹅卵石 上碰撞出清脆的回响。

河水缓慢流淌,风一吹便泛起粼粼波光,远远望去像是静默不动,似乎它们也被丹山碧水的意境迷住,忘了自己接下来要奔流到何方。远处山湾飘出一只竹筏,独人独篙,撑篙的人头戴黄斗笠,身穿蓝雨衣,轻盈灵动。我以为是附近的村民出来捞鱼,听说长在石隙间的泸溪鱼味道特别鲜美。当地的朋友告诉我,为了保护生态,泸溪河早就不让打鱼了。竹筏上的是环卫工人,他们每天都会在河面上打捞游客遗落的矿泉水瓶、食品包装袋等。

河畔,苍黄色野草不紧不慢地吸吮着雨水,颜色越来越鲜嫩。从仙人城乘坐天梯到达山顶后,远眺泸溪河及岸边峰林波浪般向前翻涌,山体被雨水浸湿后,颜色由红褐色转为深沉的黑褐色,像油画色彩一样丰富厚重。

这次来龙虎山,我已做过功课,知道 丹霞地貌也是在不断发育演变的。著名 的"中国丹霞"世界遗产就是由湖南崀山、 广东丹霞山、福建泰宁、贵州赤水、江西龙 虎山和浙江江郎山六个丹霞地貌捆绑申 报成功,它们覆盖了丹霞地貌从青年期到 老年期的演化进程。龙虎山属于丹霞地 貌的老年早期,它不似青年期的赤水丹霞 颜色鲜亮,也不似壮年期的崀山丹霞起伏 剧烈。经过上亿年的时光打磨,龙虎山的 丹霞峰林已经较为疏散,逐渐独立的山峰 点缀在河流两岸,勾勒出老年早期丹霞地 貌的轮廓。

这些我年少时看不上的、大石头般的山包,从那么遥远的时间深处走来,也曾陡峭,也曾鲜衣怒马。如今,它们像看尽世事沧桑的老者,将多少故事深藏在沉默里。《水浒传》开篇就写到龙虎山:千峰竞秀,万壑争流。瀑布斜飞,藤萝倒挂。虎啸时风生谷口,猿啼时月坠山腰。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,碧纱笼罩万堆烟……想来作者施耐庵是懂得龙虎山的,他既懂龙虎山的山水之美,也懂龙虎山的内涵精髓。而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,才有些读懂了"龙虎天下绝"这句话。

泸溪河畔有一个神奇的小村名叫"无蚊村",三面环山,一面临水,据说数千年来村子里都没有出现过蚊子。坊间流传,当年张天师偕母路过此地,见母亲被蚊子叮咬,便用法扇一扇,让蚊子不见踪影。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传说,村里没有蚊子的原因其实另有说法。一说是因为村后山上有很多蝙蝠洞,一说是村里和周边山上种了很多樟树和桉树,树木散发的气味把蚊子赶跑了。还有一种解释是村里的房屋依山而建,错落有致,排水系统特别好,村里没有积水,蚊子没有滋生的条件。但标准答案是什么,谁也说不准。

我在泸溪河的竹筏上透过雨丝远远 张望,无蚊村在一片氤氲中若隐若现,不 知是雨雾还是炊烟。河岸边,一排板栗树 还在深褐色里等待返青,我却仿佛闻到了 天师板栗烧鸡的香味。

无论是在无蚊村还是在上清古镇,几乎所有餐馆的菜单显著位置推荐的都是这道美食。龙虎山有着十分适合板栗生长的自然条件,所产天师板栗粒大、肉嫩、粉糯。用板栗烧当地的土鸡,浸过鸡汤的板栗更加香甜,融入了板栗味的鸡肉更加细腻。

上清豆腐也是龙虎山的特色美食。这里水质好,加上传统手艺十分地道,豆腐白、嫩、香、滑,无论是煎、炸、煮、炖、凉拌都清香鲜美、风味十足。有两种做法我特别喜欢。一种是清蒸豆腐,大块的豆腐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大圆盘里,吃的时候,柔滑润喉的口感令人垂涎。还有一种做成是街边小吃店的油煎豆腐。把豆腐在平底锅里用热油煎至两面金黄,撒上胡茄菜根,起锅后根据客人的口味添加葱丰着吃。一口咬下去,外脆里嫩,鲜辣香滑,回味悠长。

从泸溪河乘竹筏到桃花洲登岸,对面 仙水岩的悬崖峭壁上,便可看到著名而神秘的崖墓,至今仍留给世人几多难解的谜 团。悬崖之下,几只竹筏鱼贯而出,每只筏上都有一位渔民和两三只鸬鹚。渔民用竹篙击水或通过身体的晃动,督促鸬鹚下河捕鱼,原本平静的河面一下就水花四溅,热闹起来。可是鸬鹚并未捕得鱼来,它们在水中嬉戏,或是听从主人的示意,站在竹篙的一端由主人高高挑起,再扑扇着翅膀飞下。一位渔民从鱼篓里拿出一条小鱼往河中抛去,鸬鹚快速衔起,飞到渔夫身旁。渔夫抓起鸬鹚,把其喉咙里的鱼挤出来,这便算是完成了整套的表演。

生活在龙虎山的先民临水而居,捕鱼 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方式。随着现代生态 旅游的发展,龙虎山下的一些渔民从捕鱼 者变成了演员,鸬鹚也由"体力劳动者"变 成了"演艺明星",不管它们是否能捕到 鱼,都有无数相机手机对着它们拍照。

离开龙虎山时,泸溪河上的烟雨还未散去,烟雨中的一些谜也没有解开。祖先的智慧让一代又一代人一次次仰望,也让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带着满脑子好奇从天南海北赶来。



我在玉环生活了三十多年, 又与它分别了二十年,最能撩起 我相思的是故乡的鲜。

玉环位于浙江东南沿海,山海间烟波浩渺,岛礁棋布,被誉为"东海蓬莱"。玉环的东海带鱼和东海鳗鱼更是声名远播。北上暖流与陆上沿岸水系交汇于玉环披山洋,披山洋因此有鱼仓之名,丰富的海鲜水产每每令食客赞叹。

我敬业的外公,是"延绳钓" 海洋捕捞技艺的好手。每年冬至 前后,带鱼在披山洋海域聚集。 此时钓上来的带鱼银鳞沃雪、寒 光闪闪、肉肥脂厚,是东海带鱼 中的极品。过去,交通落后,渔 民从锚船的岙口回家常需要翻 山越岭两三个小时。但不管靠 岸多晚,外公都会从鱼舱里选出 刚捕的带鱼,挑在扁担上,赶奔 回家。他喊我的小名叫开门,进 屋后,急切地对我外婆说:"鱼很 鲜,赶紧煮来吃。"外婆便在深更 半夜,用两条锃光瓦亮的带鱼给 一家八口人做上一顿带鱼面汤。 对我来说,世上真的没有比它更 鲜的味道了。我至今仍难忘面汤 人口时唇舌间板栗般甜糯的回 味。这也是我家乡海鲜的特质, 除了鲜,还有特殊的甜

为亲情赶奔回家的何止我的 外公!家乡的渔民出海作业,勇 敢坚毅,哪怕乌云压顶、风雨欲来,也不愿收工。他们搭饵、投 钓,向海夺食,与惊涛骇浪比速 度,每每遭遇险境又化险为夷。 因此,家乡人满怀敬意地把他为 ,每将不够,用最快的速度,们 称为闯海人。闯海人把与海带上 岸,最平常的烹煮也可以做出记 恒至味。这些烙在我少年时的记 忆,是蛰伏在我内心深处的绵绵 乡愁。

家乡人自信豁达、敢于"尝鲜",在机遇面前付诸"爱拼才会赢"的积极行动。当改革开放拉开帷幕,不少"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"的乡人,怀揣致富的梦想,背上行囊,不畏辛劳,如执着而坚毅的淘金者,奔赴东西南北。

玉环民间流传着"一只梭子 蟹撬开致富之门"的故事。梭子 蟹是家乡海鲜的杰出代表,那扑 鼻而来的鲜香、雪白饱满的蒜瓣 肉,令最资深的食客也难以抗 拒。外出闯荡的家乡人,会带几 只干蒸梭子蟹,以解长时间坐绿 皮火车的空寂。他们天性爽朗, 爱与同车厢的人攀谈,若言语投 机,饭点时就取出糟烧,递过梭子 蟹,一起临窗品味。那时,内陆人 大多没吃过梭子蟹,一尝便赞叹 不已。于是彼此相见恨晚,互留 通联方式。其时,玉环人正潜精 研思,从螺丝配件做起,开展轮 轴、离合器、制动和减震配件等产 品的生产。火车上由梭子蟹结下 的一餐之缘,竟在几经兜转后变 成供销商机,不少人因此发家

我曾以为,这个故事未必确有其事。人们只是以这真真假假的轶事讲述玉环人的热情慷慨、乐于分享罢了。但当我将这段故事写出来发表后,老家的不少人

纷纷留言"认领":"我就是当年带着梭子蟹一路向北,从此开启汽摩配产业'淘金'之旅。"他们的留言让我兴奋和激动。我的乡人们坚定迈进的身影,骤然浮现在我眼前。如今,玉环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,带着"中国阀门之都"的名号,"玉环智造"正走向未来。

家乡求变的步伐没有停止过。回想我七岁那年的暑假,曾陪着母亲从玉环坎门到北边的整门进修学习。那时,玉环本公监"孤悬于海",到楚门先要乘公共汽车翻山越岭个把小时才到漩沿湾,再战战兢兢被拉上轮渡船。轮渡船在海峡上颠簸,浪海座大桥横跨在漩门海峡上,坎门路,全人心惊胆战。如今一座到楚门只在眨眼间。伴随着海大桥、高速公路带来的便捷,节假日游客涌进玉环看渔村风情、访渔艺工坊、品海鲜美食。

我家"渔三代"的侄儿们,如 今乘着可抗七八级风浪的钢铁船 出海进行渔业作业。他们在茫茫 大海上与我通话,兴奋地向我介 绍鱼舱里鲜活的蟹虾鱼贝,以及 船上的全自动生产流水线。原 来,家乡坎门渔民把一艘加工母 船和六艘辅助子船组成"联合船 队"。众多渔船网上来的鲜虾, 通过驳船直接进入母船冷库,虾 干生产线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 完成鲜虾的清洗、蒸煮、烘干、去 壳等工序。侄儿们守着"海上工 厂",让我直接"点单",待母船配 置的子船返回港口,就可以发出 快递。风从海上来,也带来了鲜 美的海味,科技的力量让远在他 乡的我也能品尝到家乡十足

如今,玉环市静卧于山海的 怀抱中,处处可见生机盎然的山 海美景。我也不断以我的笔,书 写对家乡岁月的记忆、历史的回 望,带人们品味故乡的美食和美 食背后的故事。故事中有人类共 通的情感,有包容共生的和谐,有 我乡人勇立潮头的力量。

绽放的梨花

李

春风拂面,梨花仿佛一夜间绽开,满村弥漫着淡淡的梨花香。梨花摇曳处,几位老人在梨花丛里给花授粉,一手拿细竹签,一手拿花粉瓶。阳光下蜜蜂舞动,梨花颤动,好一派生机盎然。

我问:"老人家,辛苦吗?"老人从花丛 里探出头笑呵呵地说:"授粉是轻松活儿, 你没见老陈干的大家伙呢。"

老陈是谁?干啥大家伙呢?老人几步 从梨花丛里跨出来,头发上还飘着两三瓣 梨花:"走,去看嘛。"来到一处老院子墙壁 边,老人指着站在墙壁钢管架上正在忙碌 的另一位老人说:"这就是老陈,搞水泥画 的,干的大家伙嘛。"

只见钢管架子上的老人一会儿弯腰, 一会儿在墙上比划。我担心地问:"您好大年纪了?注意安全哦。"老人头也不回地说:"八十了,干习惯了,安全着呢。"

"八十了,还干这个呀?"我还是有些担心。老人直起腰,回转身子,笑眯眯地说: "八十咋了?这我都干四十年了。"

只见老陈先是在墙面上用铅笔勾勒出一棵树,又在树下添上几间茅草屋。我问:"这是画什么呢?"老人依然笑眯眯地说:"画迎客松呢。这家主人的儿子选好日子要结婚了,送点什么呢?就想着还是送他一幅水泥画。迎客是迎,迎新娘子也是迎,祝福婚姻像迎客松一样长青不老。"

说话间,只见老陈把草图改了一遍又一遍,已经可以看见迎客松的雏形了。他手上没停,嘴里念叨着:"涂在墙上的东西,不敢马虎,要精益求精呢。"我夸奖道:"已经很好了。"老陈说:"这手上的功夫,自己心里清楚,要过得了自己这一关。"

眼看草图已经打好,老陈把混合好的水泥砂浆,沿着墙上草图的线条开始一层层往上堆砌。树根处用抹刀一边涂抹,一边用刀尖抹出细致的根部纹路来。在涂抹松树树叶时,为了防止水泥脱落,老陈又在墙上钉上钉子,将堆砌好的块状水泥,用小抹刀一点点雕刻出茂盛的枝叶形状。抹刀在一堵墙上来回舞动,叮当作响。刀到,知深浅;刀到,景致出。水泥砂浆在他手里像是有了生命一样,一会儿变成栩栩如生的蜿蜒树根。仿佛那水泥砂浆就是一砚浓墨,老陈是在用这浓墨泼绘。一会儿,一棵松的古老坚韧气息和生机勃勃的生命力,便淋

漓尽致地展现在这面墙上。 我惊讶地问:"这水泥板

我惊讶地问:"这水泥砂浆是特殊材料吗?这么听话。"老陈衣服手上脸上沾着点点砂浆,笑着说:"啥子特殊材料?只是说水泥标号要高,沙子要用细沙。然后按比例混合好,就行了。"

老陈一边干,一边语气自豪地跟我介绍:"我们村有三件老物件。第一件就是这老水泥画,家家户户墙上都有一幅,有的是松鹤延年,有的是福禄寿喜,有的是柿柿如意,不重样。我爱上这水泥画也是偶然机会。大概四十年前,我所在的厂子获得省先进称号,厂长让我在大门上写上'省先进企业'。为了留得久一些,我就想到做成水泥字。做成后,我就想,水泥能写字,那也能作画。从此,我就自己琢磨研究,爱上这水泥画了。这老手艺,村里几个年轻人也喜欢,跟我学上了呢。"

第二件是啥?我急于知道。老陈从钢管架上下来说:"别急嘛。这画正好需要时间沉淀。走,带你在村子里转一圈。"

村子四百多户人家,全是清一色的老房子。白色工字脊,白墙壁,红门窗,褐色线条勾勒……我有些惊讶:"村子里全是老房子?"

老陈笑答:"识货。这就是我们村的 第二件老物件了。穿斗小青瓦、白墙坡屋 顶的川北民居,凭着这,我们这的古村落名 声在外呢。"

一处房子周围果树环绕,梨花李花正 开,房顶爬满爬山虎。老陈有些自豪地说: "这房子就是我家的,冬暖夏凉。"他拿来木 板凳,让我坐在几棵老梨树下。阳光从雪 白梨花间透下来,亮亮的,暖暖的。我笑 着说:"这第三件嘛,我猜是这老梨树了。" 老陈不急不慢,点头应道:"这老梨树上百 年了,村里这种上百年的梨树有两百多 棵。除了卖梨子,还有不少人来我们这赏 花品梨。这老梨树是我们当之无愧的老 物件呢。"

坐在这绿树掩映、梨花绽放的老房子 边,我不由回想起第一次进村的情景。景 物浮现眼前,一时间,满眼是画,满眼是光。





▲水彩画《漓江之晨》,作者 张漾兮,中国美术馆藏。 1,

地

雨给醴陵蒙上了一层天青色的淡雅轻纱。我与三五好友前往沩山古窑,探访醴陵陶瓷的悠悠古韵。 进入沩山小镇,一路依山傍水。

进入沩山小镇,一路依山傍水。 在朦胧的山水间,我们几人仿佛穿行 在一幅沉淀千年的古画中:那隐约的 几笔浅灰,是画家给我们涂抹的天空 颜色;厚重的笔调,是远处如青如黛的 静谧深山;那白皙纸面上皱着的几条 浅纹,是清风在望仙桥水库荡起的 涟漪。

山路依着水库,我们绕行半周,来到一处写着"沩山洞天"的路牌,路牌的一侧是通往群山深处的小道。小道一车见宽,路旁的仿木制栏杆和小路的接轨处,有心人特意镶嵌了一些陶瓷碎片。这些碎片大小不一,形态各异,远远望去,仿佛一条瓷路正引着我们,直往大山深处、时空深处。

我们沿着瓷路向群山进发,一路 弯弯绕绕。路的另一边是清幽的溪 流,我们向上,溪流向下。树上偶尔飘 落的黄叶,像是我们对溪流的问候。 溪流偶尔泛起的波澜,便是它与我们 的唱和了。

几经曲回,转过一个山坳,便豁然 开朗。我们倚着路旁的灰白古塔,向 沩山古窑址眺望。一座平层古院落栖

沩山访瓷

张 毅

息在群山之间,是那样的安详,那样的悠然,宛如一位历经千年沧桑的老人,静默地倚卧在群山怀抱中,等待我们去问询、去品读。那黄色的土墙、青色的瓦顶,还有从院落中冒出头的三五株古树,与四周的民居和苍茫群山相映成趣,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。

古窑址的院落不大不小,有采砂的泥坑,有和泥的案房,有制坯的作坊,有晾晒的坪场,还有一个依地势建成的长长的土窑。当我们走近古窑址,推开那扇等待千年的黑色木门,便走进了那段厚重的历史。

湖南醴陵素有"瓷城"之称。善于 开拓创新的醴陵人民燃起的窑火,一 烧就延绵了数千年。陶瓷这个东方艺 术的瑰宝,就着千年窑火在这里烧制 出了不同的时代色彩:五代、宋元、明 清;青瓷、白瓷、青花…… 窑火烧啊烧,火光跃动之间,醴陵的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。清末,湖南凤凰人熊希龄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,在醴陵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与湖南瓷业公司,购置设备,引进工艺,聘请大师,烧制出闻名世界的釉下五彩瓷,写下了醴陵陶瓷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听着介绍,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一百多年前的光景:勤劳的醴陵人民,把他们的善良融进沩山的清泉里,把他们的质朴糅进瓷泥里,用他们心头那股开拓的热火,烧制出精美的扁豆双禽瓶。这件瓷器精品,质地有如白玉,色泽有如明镜,声音有如钟磬。它漂洋过海,来到巴拿马,一举斩获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,惊艳世人。

从历史中走出来,看着眼前这青 山绿水、黄墙青瓦、潺潺流水、乡野人 家,我们猛然发现,这不就是一件生动 而鲜明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吗?

后来,因地理位置和交通的局限, 醴陵陶瓷产业逐步转移,燃烧了数千年的窑火也渐渐沉寂。所幸,我们在古窑址展览馆了解到,沩山最为古老的八大土瓷厂中,已有后人继承祖辈事业,成立了陶瓷贸易公司,后来又回醴陵办厂,建设家乡。由此可见,沩山的窑火并没有熄灭,已在无声中蔓延到其他地方。

从古窑址出来,我们原路返回,遇见一位八旬老人站在古窑门前,正用那略显瘦削的手,在刻着"醴陵窑—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"几个字的黑色石碑上轻轻擦拭着。老人那张满是褶皱的脸上泛着红光:"掬土成坯,火中取宝。这种泥与火的精神,传承了几千年。如今,就看年轻人的了。"

窑火的光彩依然夺目。老人的眼神,此刻竟是如此明亮,仿佛两团未熄的窑火,明晃晃,亮堂堂。

